

天主忠僕

斯德望·弗蘭多主教

BISHOP STEPHEN FERRANDO

(1895-1978)

慈幼會會士斯德望·弗蘭多蒙席擔任西孟加拉(West Bengal)克利什納格(Krishnagar)教區主教一年，並出任阿薩密(Assam)西隆(Shillong)主教 35 年。他的教區真福列品程序已經展開。

早年生活

童年生活

斯德望·弗蘭多在 1895 年 9 月 28 日生於羅斯連諾(Rossigliano)，出生地為意大利亞圭教區(Acqui)的熱那亞省(Genoa)。他父母為奧斯定·弗蘭多(Augustine Ferrando)與約瑟芬·薩爾維(Josephine Salvi)，是對虔誠的夫婦，屬中產階層。斯德望出生後三天在離家約一百尺的本堂受洗。他有一個兄弟和一個姊妹。父親是建築商，後來在紡織品公司工作。他們居住的村莊以虔敬聞名，尤其恭敬聖母。他後來說：「我繼承家族的豐富傳統，就是敬愛天主和聖母、犧牲精神和喜樂的天性。」

修道聖召

他在村裡接受教育直至小學三年級後，父母安排他入讀杜林的鮑思高神父繼續求學。他很勤奮，不久便表示渴望作司鐸。年青的斯德望與慈幼會會士親密接觸後，渴望到外國當傳教士。父母雀躍萬分，盡力協助他繼續求學。1912 年 9 月 15 日，他在科利佐(Fogliazzo)宣發初願。

他在聖馬丁村(Borgo San Martino)實習時，意外地接到杜林高級長上的來信。他們問他將來晉鐸後，喜歡參與甚麼類型的使徒工作。他立即填妥表格，只寫上「傳教士」三個大字。

從軍

1914 年，世界大戰爆發。修生也得從軍。他當了中士，其後晉陞為中尉。1917 年，他憑其英勇表現，獲頒銀章和多份嘉許狀。在四年艱苦的歲月中，他一直穿著軍服，保衛意大利和馬其頓(Macedonia)。一次，他在管理一個戰略點。他站崗巡查時，發現山中隧道的入口有動靜，便大喊：「舉手，出來！」有三個健

壯的德軍走出來。他在 1919 年 3 月 28 日再度獲頒銀章，表揚他的英勇。1935 年 2 月 14 日，維克托·伊曼紐爾王(King Victor Emmanuel)授予弗蘭多主教「司令」(Commendatore)勳銜。1971 年 3 月 3 日，他獲頒騎士勳章，熱那亞省長也授予他同樣的榮銜。1974 年 11 月 4 日，他成爲意大利考古學研究院 (Archaeological Academy)的榮譽會員。

多年後，主教在 1970 年 8 月 12 日寫道：「我目前在阿爾卑斯山附近。五十年前，我以軍人的身分來到這裡，附近山頭有個戰場墓地，70,000 個軍人在那裡被殺，等待復活的日子。上主保護了我的性命。」

司鐸培育

戰爭結束後，在 1917 年，他重拾神學課程，並在聖馬丁村的慈幼會會院任教神學，亦在那裡宣發永願。1921 年，他在華道谷任教一段短時間。迪布魯格爾 (Dibrugarh)、提斯浦爾 (Tezpur) 和圖拉 (Tura) 主教的奧瑞特·馬倫哥 (Oreste Marengo)，當年是那裡的拉丁文學生，他憶述說：「有個高大的神職修士來實習，代課數天。在這短暫期間，同學們很喜歡他。他就是弗蘭多修士。」他們尤其喜歡這位前任軍官主持的操練課。1923 年 3 月 18 日，艾比諾·佩拉樞機 (Cardinal Albino Pella) 在亞歷山大 (Alexandria) 授予他鐸職。

印度傳教士

在意大利，慈幼會傳教士兼西隆宗座監牧（日後的馬德拉斯－邁拉普爾 (Madras-Mylapore) 總主教）向總會長李納德神父表示，有需要在印度東北部開設初學院。他希望來自歐洲和印度本土的年青初學生一同接受培育，那麼歐洲初學生便可學習當地的語文和習俗。斯德望神父一直渴望到印度當傳教士。28 歲的斯德望晉鐸不足一年，便帶領一組慈幼會會士到印度東北部。1923 年 12 月 2 日，9 位慈幼會會士登上「阿奎萊亞」(Aquileia) 號輪船，啓程離開威尼斯 (Venice)，船上有三位未來主教，分別爲斯德望·弗蘭多、奧瑞特·馬倫和來自韋洛爾 (Vellore) 的保祿·馬里溫 (Paul Mariaselvam)，還有一些未符合從軍年齡的年青候選人，他們也是未來的傳教士。

他們在 1923 年 12 月 18 日抵達孟買 (Bombay)，並在 12 月 23 日到達西隆，獲民眾熱烈歡迎。不消三個月，弗蘭多神父便學會卡西語 (Khasi)。印度首座初學院於 1924 年 1 月 25 日設立，位於西隆，若望·德邦蒂神父 (Fr. John De Ponti) 擔任初學師，弗蘭多神父爲夥伴。

弗蘭多神父很有興趣研究印度歷史，尤其是東北地區的歷史。他夢想成爲「前線」傳教士。可是，若望·德邦蒂神父患病，必須返回意大利，由 28 歲的斯德望神父接任初學師之職。初學院遷至新建的總部，稱爲「聖母會院」。他在初學院注入祈禱氣氛、使徒熱忱、平安喜樂和家庭精神。在每個主日，他帶領初學

生到不同村莊唱歌祈禱，他則聽告解和舉行感恩祭。他們清早出發，中午回程，期間往往禁食，這為未來傳教士是很好的訓練。初學生也學習卡西語、本土習俗及與人交往的禮儀。一次，某村莊爆發霍亂疫症，而當地的本堂神父剛好在外地傳教，斯德望神父趕到自修室，請初學生為他和病人祈禱，然後便離開了，數天後才筋疲力竭地回來。他出任初學師及神哲學自備學院院長十年，不僅獲得聖母會院的學生愛戴，也獲村民及所有與他接觸的人敬重。

克利什納格主教

瑪弟亞蒙席(Mgr. Mathias)不在時，斯德望經常要出任代理宗座監牧之職。1934年7月9日，碧岳十一世分別任命斯德望及瑪弟亞蒙席出任克利什納格和西隆主教。他們在11月10日由加爾各答(Calcutta)總主教耶穌會會士貝埃爾博士(Dr. F. Perier)授予主教職，為數10,000的群眾出席典禮，其中包括卡西人(Khasis)、奧朗人(Orang)、蒙達人(Mundas)、阿薩密人(Assamese)、孟加拉人(Bengalees)、加羅人(Garos)及辛騰人(Synteng)。弗蘭多的主教格言為「基督的宗徒」。離開西隆為他是很大的犧牲。他在這裡服務11年，認識當地的人民、語言、風俗。他在陌生的地方熱誠地展開牧民工作，在很短時間內，便能以本土方言孟加拉語與當地人溝通。

調職至西隆

由於慈幼會會士尤金·米德樂蒙席(Mgr. Eugene Mederlet)逝世，瑪弟亞蒙席獲派出任馬德拉斯主教，故碧岳十一世在1935年11月26日把弗蘭多蒙席調派至西隆。西隆教區範圍廣闊，包括西藏整個東北部邊境地區、中國和緬甸(Burma)。

火災

1936年4月10日，約下午六時三十分，所有人聚集在教堂參加聖週五禮儀，突然發生大火，在數分鐘內，德國救主會神父(Salvatorian Fathers)在1913年建造的主教座堂，以及在1924年興建、西隆當時最大的建築物「聖母會院」，全部化為灰燼。翌日早上，主教主持聖週六的祝聖火焰儀式，有人聽到他低聲祈禱說：「我仍然要讚美你。」他在復活主日說：「我們今天舉行慶祝復活的感恩祭。鼓起勇氣吧，我承諾，在天主助佑下，我們必能重建主教座堂。」1936年10月25日，基督君王節，舉行奠基儀式。1947年11月16日，慈幼會會士在西隆服務的銀禧紀念，舉行新落成的聖母進教之佑主教座堂祝聖典禮。這是全國最美麗的建築物之一，也是旅遊勝地。弗蘭多主教在典禮上說：「這二十五年應教懂我們毫無保留地信靠天主。」

使徒旅程

他以主教身分，探訪分布廣泛的基督徒團體，而團體數目亦不斷倍增。他到高

山平原參加「宗教聚會」(Sobhas)和「祈禱會」(Jingiasengs)，其慈父情懷贏得眾人愛戴。他經常對神父說：「你不能駕著車去使人靈悔改；為接近別人和解決他們的問題，我們要徒步行走。」在上任初期，主教大部分旅程也靠步行。一次，他與耶里茲神父(Fr. Jellici)到拉梁(Raliang)。他們在 25 公里以外的左維(Jowai)度宿。翌日，拉梁的神父給他一頭騾子，讓他騎著上路。耶里茲神父先走一步。可是，騾子要不太貼近山坡行走，就是靠近路旁的尖石或懸崖，就像要把他摔下去；走在平地時，牠又弓著背，使主教的雙足碰到地面。他停下稍歇一會，騾子便疾馳返回傳教區，留下主教孤身一人。主教經常步行到偏遠的左維和都克村(Dowki)，距離西隆 70 至 100 公里。卡西山區所有村莊，他也全部探訪過了。

他也探訪阿薩密平原的村落。他學習印地語(Hindi)，以印地語宣講。他也定期參與加羅山區的宗教聚會，鼓勵年青神父推行福傳工作，培育傑出的傳教士。主教曾鼓勵畢安茲神父(Fr. Pianazzi)、文德靡神父(Fr. Vendrame)、畢艾克神父(Fr. Piasecki)及拉維科神父(Fr. Ravelico)分別向加羅人、卡西人、阿薩密的土著及曼尼普里人(Manipuris)傳福音。

弗蘭多蒙席行走幾哩，橫過森林和稻田，探訪基督徒團體，有時要涉河、走過大片泥地，在惡劣的天氣下前進，對抗水蛭，經常遇見野獸。他在小屋度宿時，給蚊子纏擾得無法入眠。這一切都影響他的健康，後來更染上瘧疾。

他在建立教區和慈幼會事業時，經常遇上各種問題和憂慮，但他保持平安，因為他的堅固信德紮根於祈禱，亦把所有成就歸功於天主。為更有效推行傳教工作，他安排傳教士每月聚會，作為反省日及規劃日後活動。

全面發展

大火造成嚴重破壞，但並無減輕傳教熱忱。1935 年 7 月至 1936 年 6 月，教區有 7,259 人領洗，並招收了 4,754 個慕道者。呈上教廷的報告指，在 1945 年 7 月至 1946 年 6 月，共有 70,914 個天主教徒、40 位外藉神父、3 位印度神父、46 位外藉修女、16 位印席修女、554 位傳道員。目前(1999 年)，以往的西隆教區已分為 3 個總教區及 7 個教區，合共有 100 萬天主教徒。

弗蘭多主教認為，有迫切需要培育本地的司鐸聖召。為此，他在 1962 年於西隆北部開設小修院。他在西隆建立多項事業，包括興建宏偉的主教座堂，以及聖保祿神學院、納匝肋醫院、毛卡爾教堂(Mawkhar)等等。

這位良善的傳教士喜愛當地文化，並盡力予以鼓勵和提倡。他在 1939 年寫信給總會長說：「我們嘗試以愛接觸人民，尤其是部落，保存各種美好的事物，包括他們的舞蹈和歌曲，善用一切傳揚基督文化。」他在 1969 年 12 月寫的信，可見他很思念自己的教區：「我在西隆生活了 47 年，這是我首次不在西隆過聖誕

節。」

聖母進教之佑傳教女修會

需要成立本土修會

世界大戰在各地造成許多破壞和不幸，邊境地區更成爲戰場。他曾目睹主教座堂和慈幼會會院付諸一炬。大部分外籍傳教士遭拘留在集中營，其他傳教士的活動也受限制，不能探訪村莊或教育民眾。

主教巡視教區時，發現有許多不曾接受教育的無知婦孺，生活習慣很不衛生。當時的女青年沒有機會讀書。經過祈禱和深思後，他考慮成立由本地人組成的女修會。他在 1939 年 9 月已有此想法。1940 年 4 月 9 日，他寫信給「傳教之后」女修會(Queen of the Missions)的省會長，徵詢她的意見。他瞭解箇中困難，因此請許多人爲此事祈禱。有些女青年前來幫忙照顧孩子，也給孩子提供信仰培育。他稱她們爲「聖母進教之佑傳道員」，指派她們在幼稚園任教、主持要理班、教導未信主的孩子祈禱，並協助理葬婦孺。

理想實現

母佑會的類斯娜·薩樂達修女(Sr. Luigina Saletta)是古瓦哈蒂(Guwahati)聖瑪利亞修院的長上。她當時發了一個夢，看見祭台上有六朵美麗新鮮的百合花。當她思索這個夢的意義時，有九個女孩來找她，表示渴望度修道生活。由於她們不曾接受教育，被認爲信仰不成熟，因此母佑會不會取錄她們。薩樂達修女與主教討論此事，主教很高興，認爲他構思良久的計劃，終於有了答案。他決定安排這九個女孩組成修會。如此，由本地人組成的「聖母進教之佑傳教女修會」誕生了。

在主教指示下，慈幼會省會長烏格特神父(Fr. Uguet)在 1942 年 4 月 10 日，授予八個女孩備修生聖牌。亞蒂奧·科魯斯神父(Fr. Attilio Colussi)是首位神師。他很愛護她們，關注她們的神修和物質需要，並堅持修會的名字必須有「傳教」二字。弗蘭多蒙席很恭敬聖母，因此希望在修會名字加上「聖母進教之佑」。10 月 24 日，初學院在聖瑪利亞修院校舍的小屋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們也受了許多苦，經常缺乏生活必需品。1944 年 12 月 8 日，七個女青年宣發初願，其中六個一直留在修會。1945 年 7 月 20 日，印度東北部首個本土修會按教會法正式成立。1955 年 2 月 2 日，母佑會類斯娜·薩樂達修女成爲首任總會長，繼任人爲德蘭·維拉修女(Sr. Teresa Villa)及尼莉·努納斯修女(Nellie Nunes)，兩位修女服務新修會共 22 年。聖母進教之佑傳教女修會的瑪德蓮·蘇林修女(Sr. Magdalene Surin)爲首任副總會長，任期三年，其後由同會的羅莎·達帕姆修女(Sr. Rose Thapam)接任後，出任總會長 18 年。1977 年 3 月 3 日，教宗保祿六世授予修會宗座傳教會(Pontifical Institute)的地位。1986 年 7 月 8 日，慈幼會總會

長衛甘諾神父(Fr. Egidio Vigano)正式確認修會為慈幼大家庭的成員。

修會神恩

她們的特點就是為未信主的窮人福傳活動，同時提供要理教授和社會服務，教育婦女和女青年，尤其是服務較落後的村莊。會祖特別強調，社會服務與福傳工作須同時進行。

1964年，主教、德蘭修女及慈幼會省會長安多尼·雅樂斯神父(Fr. Anthony Alessi)到孟加拉(Bangla Desh)，探訪在森林生活的加羅難民。弗蘭多主教向德蘭修女講述傳教會修女在村莊推行的工作，有時會在那裡逗留數月。德蘭修女邊聽邊驚歎道：「好極！好極！」

1999年，修會共有697位修女，在分布於28個教區的115個中心及意大利的5個中心服務。修會有3個會省和一個分區，成員來自多達32個部族和語族。

教區擴展

弗蘭多蒙席出任西隆主教長達35年。他的教區涵蓋整個阿薩密地區。根據1907年的人口統計資料，山區部落共有167種方言。天主教徒散居各處，少於600至700公里的傳教旅程根本應付不了。主教祝聖主教座堂前的新設十四處苦路像時，祈求說：「上主，作為羊群之牧，我為羊群的益處，並為我牧養的人靈之得救，向你奉獻生命作為犧牲。」上主確實降福了教區。

1935年的西隆教區，其後發展至3個總教區和7個教區，分別為西隆、古瓦哈蒂及因帕爾(Imphal)總教區，以及迪布魯格爾(Dibrugarh)、提斯浦爾、圖拉、科希馬(Kohima)、迪布(Diphu)、阿加爾塔拉(Agartala)和艾澤華爾(Aizawal)教區。1935年只有4萬天主教徒，其後增至超過100萬(1999年)。當時的傳信部部長王若松樞機(Cardinal Van Rossum)稱阿薩密為「天主教傳教區的珍寶」。

意大利的退休生活

主教憶述說，代理教廷大使某天來到西隆，並說：「主教閣下，你必須返回意大利，把主教職位讓給更年青的人。」他說：「好的，我走吧。」這樣，他便離開了。1969年6月26日，他在出席梵蒂岡大公會議期間，提出請辭。他在9月22日離開印度，西隆群眾以前所有未有的盛情送別他。教宗保祿六世對他的卓越工作表示讚賞，授予他「特洛伊那總主教」(Archbishop of Troina)的榮銜。

他到迪布魯格爾會見繼任人慈幼會會士胡伯特·德羅沙蒙席(Mgr. Hubert D'Rosaric)，然後到提斯浦爾祝聖米達尼主教(Bishop Mithathany)，並探訪提斯浦爾教區的聖母進教之佑傳教女修會。他啓程往孟買當天，機場擠滿約3,000

人，其中大部分來自遙遠的西隆，專程來向他送別。

重返意大利

1970年6月，他抵達意大利熱那亞，在那裡沉思祈禱。他與神父和修女保持通信，盡力在經濟上協助他們。他願意提供任何以主教身分提供的服務，包括主持隆重典禮，並保持友善、喜樂、微笑。他生活簡樸，盡量不麻煩別人。1972年，他重訪西隆，慶祝慈幼會會士來臨印度東北部金禧紀念，以「朝聖使徒」的身分探訪他以前教區的所有傳教中心。

他一直工作，直到上主召喚他。1978年6月20日，他死於中風。熱那亞的思里樞機(Cardinal Siri)主持的葬禮結束後，遺體送往他的故鄉洛斯連諾，葬於當地墳場的家族墓地。1975年，西隆副主教慈幼會會士雷斯托·范朗神父(Fr. Resto Phanrang)到熱那亞探望弗蘭多主教時，主教表示希望他的骸骨可葬於卡西－普納爾山區(Khasi-Pnar Hills)的土地。1987年10月3日，主教的遺骸移至西隆，並在12日隆重葬於聖母進教之佑傳教女修會的修院小堂。

聖德昭著

敬愛聖體

弗蘭多主教的特點，是熱愛聖言和聖體內的耶穌。作為牧者和傳教士，他的使徒熱忱源自對基督的愛，而這愛在他舉行禮儀和典禮時表露無遺，他亦視為樂事。他經常朝拜聖體，並長時間跪在聖體前祈禱，熱切宣講天主聖言。在舉行聖體遊行時，他喜歡捧著聖體皓光走很遠的路。善牧耶穌是弗蘭多主教的效法對象，他希望所有問題也可領我們走近耶穌。他經常宣講聖心敬禮，堅決認為傳教士探訪村莊的首要任務，就是施行聖事。

敬禮聖母

主教孝愛無原罪聖母進教之佑。瑪弟亞蒙席已把整個東北地區奉獻給聖母進教之佑。弗蘭多主教接管教區時說：「我們會讓她工作。」他把整個傳教事業付託給她。西隆和圖拉兩座美麗的主教座堂正是他熱愛聖母的確證。他著手興建西隆主教座堂時說：「讓她幹吧。」他承認，聖母才是他創立的修會的真正會祖。這修會就像鮑思高神父創辦的聖母進教之佑女修會，標誌著對聖母的敬愛。他的牧函及致捐助人和修女的信函，總會提及聖母。慈幼會會士來臨東北部金禧紀念的特刊載有他的文章，題為「全是聖母進教之佑的工作」。他相信，每項成

就也有聖母無形的介入。他對初學生說：「你們只有一事要作，就是效法聖母。」他堅持所有天主教家庭應放置聖母聖相。

敬愛鮑思高神父

他特別敬愛鮑思高神父。他是位卓越的慈幼會會士，即使貴為主教，也忠於鮑思高神父和慈幼會的精神。弗蘭多主教充滿鮑聖的傳教熱忱，熱愛青年，並效法其精神和教育法，把鮑思高神父的精神注入他的修會。

信德

這位偉大的傳教士主教對天主懷著極大信德。即使在最艱苦的環境，也保持平安喜樂。他的信德實踐於日常生活，看見天主如何在各種環境和他接觸的人身上工作。1936年的大火破壞慈幼會會士在聖瑪利亞山(St. Mary's Hill)建立的一切，所有學生須到孟加拉北部古爾塞翁(Kurseong)耶穌會神父的別墅暫住。當時主教說：「我們今天確是一無所有，全部都給焚毀了。我們只有天主。有了祂，我們再興建的主教座堂不是容易焚毀的，而是大火不能破壞的混凝土建築物。」戰爭期間 150 位慈幼會會士須到台拉登(Dehradun)暫住，政府不准傳教士入境，宣告阿薩密為敏感區，所有外藉傳教士可能要離開；此外，1951 年的地震，1962 年的中印邊境戰爭等，全部都是信德的考驗。所有傳教事業似乎瀕臨崩潰。然而，主教完全信賴天主，因此得以跨過種種考驗，繼續無畏向前，甚至把那加蘭(Nagaland)、曼尼普爾(Manipur)及米基爾山區(Mikir Hills)等地納入教區。

愛德

他在其講座和書函中，堅持認為他的修女在待人處事及言行方面，應具備友愛的特質。教區的神父認為他是個慈父。他愛護人民，尤其是貧苦者、病人和青年。他離開教區重返意大利當日，是西隆教會最憂傷的日子，人們在通往高哈蒂(Gauhati)的路上，列隊長達三哩，悲痛無言。他像聖保祿一樣，所有使徒活動都是因為基督的愛催迫著他(參閱格後 5:14)。他的傳教士熱忱來自愛主愛人。

他像耶穌一樣，愛護孩子和青年。他效法長上，有如慈父般善待他們。他憶述 1913 年至 1915 年期間在瓦沙利切(Valsalice)當學生的日子說：「我認為施馬迪神父(日本慈幼會事業的先驅，其列品調查正進行中)是真正的慈幼會會士，實踐聖若望·鮑思高的德行和精神。他具備卓越的音樂才華，因此我們稱呼他為『藝術家』，但他並非教授，而是兄長，我們的慈父。」

使徒熱忱

他年青時已為傳教區奉獻給天主。作為培育導師，他培育學生成為真正的傳教士；作為初學師、院長和主教，他盡己所能作前線傳教士，服務人民。他可容

忍別人犯錯，甚至不服從他的指示，只要那是爲了推廣傳教工作就行了。他創立的修會也指明是傳教修會。弗蘭多蒙席在東北部的西隆開設首個培育本地聖召的聖保祿神學院。雖然貴爲主教，他也喜歡親自巡視不同村莊，探訪家庭。在中印邊境戰爭期間，主教指示修女不要離開，而要與人民留在莫爾克(Malki)。這位熱心主教希望資深傳教士與他的修女們傾談。修女們須學習溝通技巧。他爲經常遠行工作的修女安排每年一度的訓練課程，並希望更多修女參與直接的福傳工作。她們必須熟習要理和教會史。他也推廣有意義的禮儀慶典，鼓勵青年參加，並推廣善會，希望平信徒也參與福傳工作。

服從

4月11日，他向莫爾克的修女講話：「當我還是年青神父時，一天，總會長來到我們學校，問我說：『你願意到印度嗎？』我答說：『我願意。』他說：『好的，作好準備吧，你要在一星期內出發。』我不知道前路如何，但我服從命令，來到印度。我希望作傳教士，出外宣講福音。在這裡，總會長一天再問我說：『你願意當初學師嗎？』我答說：『我還是個嬰孩啊，怎能指導初學生呢？』他說：『好吧，初學師不在，你明天開始照顧初學生吧。』我說：『如果救主願意就行了。』我再次鞠躬接受。」

「一天，我在自己的辦公室，另一位長上與一個修士進來。他遞給我一封電報。我打開電報，電報寫道：『恭賀克利什納格新主教上任。』我四處張望，大惑不解：『克利什納格的新主教在哪裡？』辦公室沒有其他人。因此我估計電報是給我的。他們用電報給我任命，使我無法推辭，我唯有鞠躬接受任命。我必須服從，出任克利什納格的主教，那是個陌生的地方，我甚至不懂當地的語言。一年後，我接到另一封電報：『你要成爲西隆主教。』」這一切都在考驗他的服從。瑪弟亞蒙席宣布他將調往西隆後，對日後晉陞爲主教的馬倫哥修士(Brother Marengo)說：「如果你和我們所有慈幼會會士也像弗蘭多神父般服從聽命，我便滿意了，別無所求。」馬倫哥蒙席後來補充說：「我知道弗蘭多蒙席可輕鬆發出命令，也隨時喜樂地服從命令。服從和聽命的人才懂得發號施令。」

神貧和棄絕精神

弗蘭多主教喜愛貧窮。他在簡陋的居所住了35年，成爲有力的見證。弗蘭多蒙席度過晚年生活的會院的財務長法彬·維托神父(Fr. Fabian Vitto)說：「他獲得梵蒂岡的生活津貼。他準時把這些津貼交給我，並在每月月底向我詳述財政狀況，而且必會向院長報告。他很貧窮。他的房間非常簡陋，只有很少擺設。」

謙遜

法彬神父憶述說：「他偶爾提及他創立的修會時，便這樣說：『我在印度有一批修女，我經常幫助她們。她們爲人民作了許多好事。』我們認爲主教在傳教區

辛勞多年，理應退休，好好休息。一次，財務長陪伴他探訪維拉庫魯澤會院 (Vallecrozia)，那是鮑思高神父建立的最後一個會院。抵達會院後，他對法彬神父說：「我們走吧，到外頭吃飯去。」其他神父知道後，為他們準備了盛宴。在整個旅程上，他只談論神修、聖德和鮑思高神父。他每週必會向我們團體一位年長神父辦告解。他必是很樂意重返印度：『作為修女的神師，最少可陪伴她們在教區一角生活。』每當離開會院，他也知會院長或財務長。」他撰寫有關瑪弟亞蒙席的長篇文章時，也避免提及他倆是一同獲祝聖為主教。莫魯蒙席 (Mgr. Morrow) 曾談及他創立的傳教女修會，問道：「她們不是你的修女嗎？」他說：「她們是聖母的修女，是聖母創立這個修會。」一次，在談及他的繼任人時，他對總會長修女說：「很多偉大的總主教認識你們敬愛的總主教胡伯特·德羅沙。」

犧牲精神

不管多繁忙或疲累，弗蘭多蒙席總是願意隨時幫忙向他求助的人。這位熱心主教投入宣講、聽告解、代替出缺或患病的神父。即使正準備就寢，他也願意下樓為翌日清早要返回村莊的村民聽告解。他甚至寧願擱下晚餐，也不願讓別人等候。他熱愛窮人。當主教在莫爾克一座山上開辦學校和修院時，許多人認為他選錯了地點。然而，他希望她們到那裡，「像聖母一樣四處奔走，因為那裡有許多貧窮的孩子，還有貧窮無知的婦女，對信仰和耶穌基督一無所知。」

列品程序

熱那亞的慈幼會會士類斯·烏爾拉神父 (Fr. Louis Ulla) 是弗蘭多主教初學時代的朋友，也是他晚年時的告解神師。他在 1987 年寫道：「他在等待上主的時間。如果他獲列品榮譽，我也不感驚訝。」馬倫哥蒙席曾是這位著名主教的神哲學學生，他說：「偉大的心靈是簡樸真誠的，弗蘭多主教就是這樣的人。」弗蘭多蒙席常對他的修女說：「工作吧，要非常努力地工作，以拯救靈魂，但先要救自己的靈魂。」他也經常談論成聖的召叫。

西隆總主教雷斯托·范朗神父蒙席在 1998 年 4 月 3 日寫信說：「我很高興宣布，我們已展開教區的列品程序，期待弗蘭多蒙席獲得列品榮譽。願他的聖潔生活和謙遜態度啟發我們的傳教工作。我邀請你們全體祈禱，並藉著他的轉禱祈求恩寵，祈求天主引導我們，以及教會確認他為屬於天主的人，授他榮譽。我也敦促你們為這意向獻上祈禱和犧牲，為使教宗陛下加快列品程序，宣告他為我們的聖人。」

羅馬的慈幼會會士巴斯圭·李貝多神父 (Fr. Pasquale Liberatore) 及聖母進教之佑傳教女修會的菲洛米娜·瑪竇修女 (Sr. Philomena Mathew) 分別獲委任為列品申請人和副申請人。許多人聲稱曾藉著他的轉禱獲得恩惠。我們熱切祈禱，但願教會讓他隆重列品，承認他超卓的聖德和獻身的使徒生活。

重要日期

天主忠僕慈幼會會士斯德望·弗蘭多主教

- 1895 年 生於意大利洛斯連諾
- 1912 年 宣發初願
- 1923 年 晉鐸
初抵印度
- 1934 年 克利什納格主教
- 1935 年 調職西隆
- 1942 年 創立聖母進教之佑傳教女修會
- 1969 年 重返意大利
- 1972 年 重訪印度
- 1978 年 與世長辭
- 1987 年 遺體送返印度
- 1998 年 真福列品程序展開